循吏傳第六十六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六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許荆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初光武長於民閒頗達情僞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爲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璫其頸

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閒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時明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憚爭爲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贏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鐸顯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

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閉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　遷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閒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洭故城在今廣州含洭縣東湞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武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

衛颯

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陀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

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
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詣
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
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允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再乘茨子河也
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
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

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禮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待晚反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爲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邑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窻牖中有石牀可寢處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太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録（請編名録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養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眞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栗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阯亦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開廣

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曉喻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

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
偵伺也音丑政反
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佯於延詐等也王
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
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
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眞吏人
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

私臣不忠竊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
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
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
紺郡之大姓其子賓客爲人暴害延收
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
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
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
息累氣郡比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

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子孫○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詡邯人也詡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

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決曹史揚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闚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

王景

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焉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脩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

言昔元光之閒（武帝年）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共佗役不先民急永

王景

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埶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

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爲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爲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

王景

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劉攽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烏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

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

擢爲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夾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攽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開陽字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

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

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
弟恃寵並為財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鄢人也（鄢縣故城在今梓州鄢縣西南也）父
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
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
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
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

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
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鐘顯拾遺補闕
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
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滑積為人患渙以
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肅商人露宿於
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
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
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

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筭（賈籌若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皆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酹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寃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記）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理也

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性公正不爲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

右扶風尹翁歸（前書曰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慇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

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鐫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

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此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注云逖遠也剔與逖通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荊傳

許荊字少張謝承書曰荊字子張家貧爲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檐上下會稽陽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也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

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第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禄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議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道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絶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爭

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謝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䘏靈帝時爲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

許荆　孟嘗

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

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霍諝傳也）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柱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貨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

孟嘗

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爲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

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

孟嘗

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如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同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閒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

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左右爲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立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大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

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劉汝曰化之當作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埶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

出爲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社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太尉瓊復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効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四時弗之辜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顯拗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厉惠王之後

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
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爲通儒
寵少受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
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
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
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
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推說市
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光濯乃到市也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

劉寵

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
畝八家而九頃一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
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
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
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攽曰注市
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
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
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尨眉皓髮尨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
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
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它守時吏發求民閒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

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劉攽曰案文言准郡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貲積嘗出京師欲息亭吏止之曰整頓入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伏公山縣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縣欲令舉茂才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舉公山泰何復舉正禮弘卿二龍於長塗駟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

洛陽岱從待中出爲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縣爲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南弄縣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縣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屬陳留風俗傳曰章帝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惡其名改爲孝城也）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八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鄰窮憙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

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爲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後成佳

仇覽

士也。劉攽曰注言元覽呼元誚責元案文多元元字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鳴梟即鴟梟也時孝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久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渙爲縣今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

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卒終也）覽入大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

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一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官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僮恢作种也）琅邪姑幕人也（姑幕）

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投刺去恢獨逝由是論者歸美復入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

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

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也

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主爲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絞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烹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推

童恢

忠以及衆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則衆病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絃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曄書與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躰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傳第六十六

酷吏傳第六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七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紡

黃昌 陽球 王吉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元一千二百一十三万三千六十千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後聞奏也肆情剛烈

成其不橈之威橈屈也前書甯成爲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驩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衆人所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側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穽阬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爲中尉窮案奸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埶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前書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瞷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爲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署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劉攽曰注疏庭下案本傳疏當作跪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

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
婭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壻相謂曰婭）至使陽球磔王甫之
冕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猷快衆
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
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
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
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
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
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
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
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
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
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

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
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
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
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
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
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
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
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
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
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
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
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
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書曰勑令諸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霤杯食机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宣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

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饟也說文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守（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

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動力之子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穽誤也不入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忽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辛官水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州幸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縉鳥羽以爲衣也前書欒大爲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

與對讌飲有頃手劒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逆遂囚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因劫郡守此何可忍若生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　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爲州內所則後坐殺

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劉攽曰案墼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垣墻塹爲阬塹也）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爲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

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今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尉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

周紆

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皇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劒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爲御史中丞和帝

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
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免歸田
里後竇氏貴盛黨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
不僵仆僵偃也仆踣也紆自謂無全乃裝門自守以
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
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諸竇
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
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
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辭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
經術而妄撝謙含容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
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怨符封禪之書
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
計夫消流雖寡浸成江河燔火雖微卒能
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燔火不息燔火小火也屢霜有漸可不懲

韋易曰履霜堅水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爲梁王太后淵與弟祿作乱也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録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眞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部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乱也

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
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
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
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爲州
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
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毋
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
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

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
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
爲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
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
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
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
勑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爲河內太守又再
遷潁川太守。劉攽曰案文多二又字永和五年徵拜將

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劒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斷

黃昌 陽球

也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尚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劾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

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賛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翽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八躰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識掩

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
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
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
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
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
若陽球作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

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表赦封胥
胥音叶嗑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
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
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
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
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
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

前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
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前
口簫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頗亦自殺乃
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
盡沒入財產妻子徙比景球既誅甫復
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勑中都官從事曰且
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
氣諸著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
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縢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寵貴人葬
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
淚曰抆拭也音二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
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
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
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
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
乃徙球爲衛尉時將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

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
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
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
辜叩頭流血殿上可叱曰衛尉扞詔邪至
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
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
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徒

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
甫在官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
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
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
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
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
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梟車
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腐爛則
以緪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
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
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
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庞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庞和同以聽杜預

注云敦庞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雜采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末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子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
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
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
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

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譖赫與夫斷
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 尚書曰如有一介
臣斷斷猗孔安國
注云斷斷猗然
專一介臣之 故嚴君蚩黃霸之術 前書嚴延
年爲河南
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寬恕爲化郡中
亦平優蒙豐年鳳皇優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
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此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
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承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
年曰此蝗豈
鳳皇食邪 密人笑卓茂之政 茂傳曰初茂到
縣有所廢置吏
人笑
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
答辱加物 前書曰朱邑以愛利
爲行未嘗答辱人
表安末嘗鞫人

臧罪而猾惡自禁
人不敢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
行興 辟法也音
頗亦反 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 左傳
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信
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也 苟免者威隙則姦
起感被者人二而思存 若子產卒仲尼聞
之曰古之遺愛也 由一
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爲薄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
義又曰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之始 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爲暴虐也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爲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虐爲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爲罔